

第七回 傳情錦字為憐纒

詞曰：

香閣深掩暮雲低，家在鳳城西，好風吹起相思夢，因簫史，弄玉心迷。潛出秀幃一面，暗將錦字重題。怨歸心去逐鷓鴣啼，才子為情羈。客中未及明珠聘，意惆悵，幾度沾衣。菡萏花須並蒂，鴛鴦鳥詎孤栖。

右詞寄《風入松》

卻說錢生，自在無錫與崔、李、陸三子分袂，帶了紫蕭，向前進發，一路淒淒涼涼，想起友梅，恩愛方深，忽被一場橫禍，以致兩下分離，又苦又恨，每每對月長吁，臨風墮淚。過了數日，方抵金陵。因天晚不及入城，即向客寓過宿。次日咨訪店主，知范太守住在聚寶門內大街，令紫蕭算還飯錢，沿路問至范宅。只見室宇蕭然，門可羅雀，那管門的，詢知蘇州錢公子，不敢怠緩，即忙請入前廳，一面著人進內通報。錢生徘徊細看，果然收拾精雅，中間掛一幅孫雪居寫的《山陰訪戴圖》，上有一匾，是「芝秀堂」三字，乃雲間董玄宰先生題贈。瞻玩未完，范公已整衣出見。錢生以年侄，不敢當客禮，再三謙遜而坐。范公見生舉止安徐，儀容秀詔，心下十分愛重。寒暄方畢，又將家事一一細問。錢生言辭敏瞻，應答如流，范公益肅然起敬道：「憶自令先尊仙逝，老夫清酒臨吊，一見賢侄，不覺倏又長成如此，洵乃宗廟瑚璉，奚啻謝家玉樹。」錢生道：「老年伯宏猷碩望，正宜股肱明廷，何乃急流勇退，以尋竹塢花坪之樂？侄恐太傅不起，其如蒼生何？」范公道：「老夫蹇材拙運，故歷官二十年，僅至郡守，若再貪戀雞肋，豈不為鄧禹笑人？況西河抱戚，老淚幾枯，益覺紫霞念長，紅塵計短矣。」錢生喚過紫蕭，取出回書，雙手遞上。范公亦即傳命，請出夫人相見。

少頃，蘇老夫人出來相會，錢生備致老母謹候之意。夫人亦殷殷致問起居，拆開回書，與范公看畢，范公欣然而笑道：「若得賢侄在此下帷，使老夫朝夕得聆珠玉，尤為深幸。」於是置酒款待，延生進內，飲於凝芳閣中，夫人亦出來陪敘，命侍女紅蕖行酒。錢生偷眼視之，輕霞暈頰，秀髮齊眉，也有幾分姿色，想起秋煙，不覺情意凄其，幾欲淚下。范公酒量甚寬，見生能飲，其興益豪，乃以巨觥對酌，直至更闌，痛醉而散。即以閣之東廂，為生寢室。方生飲酒時，見繡簾邊，雲鬟半露，嬌艷非常，時來窺覷，錢生意是公之騰，及歸房。紅蕖以茶捧至，因以訊之。紅蕖道：「此乃小姐珠娘也。」錢生又問芳春幾何？答道：「十七。」復問受聘未，紅蕖搖首含笑而去。錢生既已酩酊，又值心緒不佳，漸覺酒涌上來，和衣睡倒。俄而紅蕖復至，喚醒生道：「小姐恐郎君酒後口干，特奉涼瓜以沁喉吻。」生笑謝道：「承小姐投我以木瓜，愧無瓊琚之報，煩小娘子為我多多致謝。」紅蕖既去，錢生獨坐，悄然把殘燈剔亮，見幾上有花箋一幅，乃吮毫作詞一闕。詞曰：

昨夜碧紗窗靜，拾得相思一枕夢。忽到羅浮，卻被紅兒推醒。心耿耿，不見玉梅花影。

——右詞寄《如夢令》

蓋寓懷友梅之意，折為方塊，置於硯匣之下。至曉起來，與范公相見，同吃早膳畢，謂公道：「家叔推任山東，荒瑩在邇，欲去一拜。」范公欣然遣儼平引道。錢生去後，忽王太常遣使，邀賞荷花，公不能辭，午前即去。

原來范公諱耿，止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朝瑛，已在開封任上，患疾而亡，故公有西河抱戚之語。其女性敏慧，工琴書，真有班妃、易安之纒，生就沉魚落雁之色。因夫人初孕時，夢見仙女授以明珠一粒，故以夢珠為名。及年三歲，有道人見之，謂乳媪道：「此子異日敏巧絕人，有以明月珠為聘者，方可妻之。」言訖，已失道人所在，公益奇之，是以遴選東床最難愜意，既要纒與貌兼，又須夜光照乘，雖巨族名門，屢求庚貼，而公莫之許也。

其夜錢生坐在席上，珠娘潛於簾縫窺之，退謂婢女蓮香道：「天下倩美之士，後有如錢郎者乎？」既而紅蕖來備述錢生所問之語，珠娘笑道：「郎真狡獪，豈亦窺見我耶？」復令紅蕖送瓜以覘生。及次日，錢生既去探叔，范公亦即赴席，珠娘瞞了夫人，與紅蕖悄悄的潛入生之臥房，見其琴劍書笥，文房器玩，無不珍美。忽於硯匣邊，有花箋微露，取而觀之，乃《如夢令》一闕，諷詠數四，知其別有寓託。然時方季夏，不能喻：「玉梅花影」之句，乃展開花箋，楷書二絕於後。

詩曰：

靜幾明窗日到遲，牙簽相伴下帷時。

江郎莫負生花筆，留向春闈學畫眉。

其二：

菡萏初開香滿池，何須更憶玉梅枝。

彩箋詞比琴心怨，借問相思為阿誰。

寫畢，仍折為方塊，藏於硯底而出。至暮生歸，記起前詞，恐為范公所見，將欲藏於筐中，展開詞尾，忽見小楷數行，字畫端勁，真有顏筋柳骨。及細味其詩，則又暗託芳情，並寓觀諷，心下狐疑，竟不知是何人所作。俄而紅蕖以瓜李送進，錢生即以箋詩問之。紅蕖笑道：「昨夜令妾送瓜的是誰，則做詩之人，從可知矣。」錢生驚喜道：「既是小姐的佳句，小生當珍為至寶，飢則以為食，渴則以為茶，坐而哦、睡而諷矣。」紅蕖戲道：「見了詩句，就是這樣寒酸，若見了小姐的花容，只怕郎君還要嚙許多饑涎哩。」言訖，帶笑而去。錢生復將二詩吟哦了數遍，嘆息道：「吾則道天下有纒有色的佳人，只有一個趙友梅了，誰知又生一個范小姐，使小生獲睹此詩，好不僥幸也。」當夜無話。明日公謂生道：「昨日王梅川邀請工部主事呂玄卿賞荷，並來邀我，偶在席上，談及令先尊，他因說賢侄與裴孝廣有隙，前日特為寫書勸解。如果有此事，賢侄既在敝居下帷，須去面謝，此老雖不可交，然禮亦不宜疏闕。」錢生雖受母戒，然以公命，即往投刺。只見門第赫奕，僮僕如雲，往來車馬，絡繹不絕。等候了半日，方得進去，坐在廳上，又有一個時辰，方見梅川科頭跣足，手搖羽扇，慢慢的踱出來。及見錢生，又假意說「容取巾服」，錢生一把拖住，梅川便拱手道：「溽暑中衣冠久廢，只得欠禮了。」錢生婉款伸謝梅川，惟略敘寒溫而已。須臾茶畢，錢生起身告別，梅川亦不挽留。纒下庭除，即一拱道：「幸恕褻衣，不及遠送了。」錢生意甚怏怏，殊悔多此一來。歸之語公，公哂道：「此乃小人得勢之態耳，何足介懷？」正在慨嘆間，忽見一個長老進來謁見，公即降階而迎，相待之儀，十分恭敬。顧謂生道：「此位乃清遠庵寂如上人，戒律清恪，乃方外椒蘭也。」錢生見其修眉方耳，瀟然有出世之姿，亦肅然起敬。那寂如長老，講起妙諦，

臨別袖中出一綠薄道：「小庵新塑一尊送子觀音，尚少數金，乞檀越助成善事，功德無量。」范公欣然允諾，又留吃素齋，然後別去。自此錢生日在窗下，惟把友梅所寄之書，時時展誦。誦畢，又將夢珠二絕，又復吟哦。一連十餘日，送茶捧飯，俱是小婢山茶，而紅葉久不見至。錢生悶悶不悅，作詩一絕，以抒幽懷。詩曰：

欲寄相思少便鴻，新愁更比舊愁濃。
羅幃咫尺猶難見，何況行雲無定蹤。

卻說夢珠小姐，自那日窺見錢生之後，刺繡渾慵，懷思不置，有時雕欄斜倚，脈脈無言；有時鸞鏡半窺，悠悠凝想，不覺眉山鎖翠，金釧俄鬆，惟有紅葉深解其意，乃勸慰道：「小姐是千金艷質，老爺又選擇門楣，怕沒一個風流快婿？何乃注念錢郎，以致憔悴至此？」珠娘喟然長嘆道：「是非爾所知也。我嘗誦詩，至桑中淇上之約，未嘗不醜其行，豈肯躬蹈之乎？只因世人，有纔的未必有貌，有貌的未必有纔，如錢郎之貌，固不待言矣，前日爹爹嘗把他的課藝進來，我細細覽閱，文辭秀雅，格局高華，黃鐘大呂之音，白雪陽春之調，以此出戰，誠掇巍科而有餘。若錢郎者，所謂昆山之璧，價值連城；北海之鵬，程搏九萬者也。我每欲潛出一會，以觀其意，奈夫人嚴於拘束，跬步不離。雖婚姻之事，主在椿萱，然可託終身亦須斟酌。當此之際，誠不能不為之耿耿耳。」紅葉道：「小姐敏心卓識，信非奴輩能窺，但夫人拘管雖嚴，何不潛賦一章，待紅葉送去，以探錢郎之意何若？」珠娘凝思良久道：「汝言亦是。」乃以薛濤箋，賦七言近體一首。詩曰：

倚遍雕欄每倦吟，近來愁壓黛眉深。
花源已泛劉郎棹，銀漢休辜織女心。
詎謂藍田無美璧，可能煙島擬文禽。
玉人若喻詩中意，莫吝瓊瑤惠好音。

紅葉接詩欲行，珠娘又叮囑道：「切須謹慎，不可漏泄與夫人得知。倘錢郎有甚話說，急來回復。」紅葉乘間走出凝芳閣來，錢生正在倚柱呷唔，見了詩箋，即展開細看。嘆道：「吾固知小姐情深，若得為比翼之鸞，連理之樹，餘之願也。但有一腔心事，必須當面訴聞。小姐既不吝瑤篇贈我，更不知有須臾之閑，使鄙人得睹芳容否？」紅葉道：「郎君要見小姐，何不也做一詩與我捎去？」錢生即取筠筠箋，次韻一首，折做同心方勝，付與紅葉。紅葉得了詩箋，即忙回報珠娘。珠娘接來視云：

書幌淒其久廢吟，粉垣雖隔兩情深。
欲援綠綺聞芳耳，難託青鸞訴苦心。
蘿蔓抵慚依玉樹，雲街何日效鸞禽。
彩駢肯自瑤臺下，重倚朱欄待好音。

珠娘又問道：「錢郎還有何言？」紅葉道：「他道有一腔心事，必要與小姐面談。」珠娘笑道：「我亦欲圖一見，以決終身，其奈夫人何？」紅葉笑道：「我有一計，只要用著蓮香，不知小姐以為何如？」珠娘道：「汝有何策，第為言之。」紅葉道：「明日老爺約定呂工部，要到牛首山、燕於磯諸境隨喜，想必信宿而回。乘此機會，何不令蓮香假充小姐，與那錢郎一晤？面上雖有了幾點麻兒，只須多擦些粉，金蓮略大些，把那繡裙放下，也可隱瞞。小姐欲訴的衷腸，說與蓮香念熟，若錢郎說甚心事，只消含糊答應，以待小姐自己主裁，另行回話。只要把夫人陪住在房，待紅葉伴著他，悄悄出去，此計何如？」珠娘莞然而笑道：「不謂汝倒有陳平之智，只怕蓮香不肯。」紅葉道：「以小姐之命，諒他不敢違拗。」珠娘即時喚過蓮香，以此語之，蓮香點頭微笑。於是紅葉復至書房回復。

次日清晨，范公果別生而出，將及黃昏時候，珠娘把那珠衫繡裙重重蘭麝，換與蓮香，妝束齊整，宛然是個閉月羞花的小姐。紅葉跟著，嫋嫋娜娜走出東廂來。錢生憑欄凝盼，但見月上梧桐，猶未見至，悵然道：「豈其謬耶？」俄聞竹屏之外，足音蹙然，只見紅葉隨著小姐，已翩翩而至矣。錢生喜躍趨迎，深深一揖，堅欲迎入書館，蓮香固推道：「即此共談片晌罷。」遂拂石而坐。即蓮香原有幾分姿色，兼以星月之下，轉覺婉然動人。錢生笑謝道：「小生以萱幃之命，覲候尊親，不意緣契三生，遂獲簾邊半面，然自料弁末之夫，何足以配仙質。忽承小姐贈以瑤箋，使鄙人喜出非常，感深五內。」蓮香述小姐之意以對道：「妾聞婚姻之事，冰人言之，高堂主之，非兒女子所當私議。但以君子惠中秀外，學究天人，信乃曠世難逢，何可失之當面。故不恥自媒，輒敢以蕪蔓之詞，謁其鄙誠。倘君子不棄葑菲結以秦晉，妾得躬執箕帚，幸莫大焉。」錢生太息道：「過承小姐錯愛，豈不欲即求偕老，但心有隱憂，未也輕許。」蓮香道：「郎君有何心事，不妨為妾言之。」錢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生與維揚妓女趙友梅曾有夫婦之約，今雖風流雲散，相會無期，然言猶在耳，若即寒盟，是乃鮮情薄倖之徒，不惟友梅罪責，即小姐亦必我尤矣。然執守前言，以負小姐一片美情，則又眷戀不忍，際此兩難，故欲面商之耳。」蓮香未知小姐之意，不敢妄對，但唯唯而已。紅葉惟恐夫人呼喚，連聲促回。蓮香臨行，復謂生道：「門客許翔卿，與家尊至契，郎君若以作伐求之，則姻事可諧矣。」言訖，瓊珮珊珊，翻然而逝。

錢生佇望久之，黯然魂失。因蓮香語意含糊，惟怕好事之不成也。乃以哀曲懇於翔卿，翔卿即轉達於范公。范公道：「錢郎纔貌絕佳，可稱快婿，但弱息幼時，曾經異人相道，有以明珠為聘者，方是夫妻，故求婚雖多，者夫惟恐不是姻緣，未敢輕諾。若錢郎果有明珠，老夫無不依允。」翔卿又以公言復生，錢生雖係宦家，然火齊木難，世不常有，聞之殊覺怏怏。俄而節屆中秋，范公設宴，以請呂工部，亦邀王太常相陪。呂玄卿自侍少年科甲，睥睨一座，旁若無人。然生亦軒軒霞舉，雅言雋語，辯若懸河，范公又欲顯生之才，授以紙筆，令生作詩。錢生承命，即書二絕。詩曰：

長河澹碧雲收，秋色平分月到樓。
莫謂勝情惟瘦亮，於念不數晉風流。

其二：
遙空群籟靜無聲，雲外天香滿鳳城。
可惜清樽雖共賞，嫦娥應笑未成名。

初時王梅川待生甚倨，及見詩，方卓然獎異，遂欲以女妻生。次日，親來謝宴，即浼公作伐，公欣然應允，遂以告生。錢生堅卻道：「煩老年伯善為侄辭，此事斷難從命。」原來公與夫人，愛生纔貌，甚欲得生為婿。因以明珠一言，猶豫未決。及見錢生不允梅川，心中大喜。過了數日，梅川又遣人致書，公拆開視云：

弟初見九畹，以其年少輕佻，意甚忽之，及叨盛宴耳，其燦花之論，使弟爽然自失。以彼其纔，真曰燕臺市駿，誠良業之所忘。

也。小女標梅待賦，欲託紅絲，惟藉年兄執柯，則錢侄必無推阻。前已面抒鄙懷，未審鼎言轉致否。肅此再瀆，佇俟回音。

范公回書，不與生看，即便寫書回復。又過了兩日，正與錢生講論經史，忽見門公慌忙報說，工部呂老爺來望。公謂生道：「玄卿此來，是為吾侄姻事矣。」錢生道：「若為姻事，全仗老伯委曲回之。」范公點頭而出，與玄卿相見，各敘寒溫畢，玄卿道：「王老先生有一淑愛及笄，欲招貴年侄九畹為婿，特喚老先生作伐，此乃美事，何老先生回書推託？梅老十分不悅，念又央某進宅相求，惟老先生玉成為妙。」范公道：「此因敝年侄以不奉母命為辭，在僕豈能專主。」玄卿道：「既如此，可請九畹面談。」范公即著人請出錢生相見，邀玄卿到書房待茶。玄卿踱進書房，靠窗案上，有紅箋一幅，范公急欲收拾，已被玄卿看見。范公笑道：「此乃小女看月之作，不妨請政。」玄卿接來觀之，乃七言律一首。詩曰：

碧梧金井暮煙收，露濯清輝照入樓。

靈藥又逢銀兔搗，塵思不起素娥愁。

羅衣借鑒簾須倦，團扇翻題句自幽。

看到夜分人靜處，塞鴻遙送一聲秋。

玄卿誦畢而贊道：「令愛有此詩才，不在班謝之下矣。」言未既，錢生肅容出見。玄卿道：「九畹兄高纔絕俗，王小姐美貌無雙，此乃天付良緣，九畹兄不可固卻，以負王老先生一腔美意。」錢生答道：「謬承王老年伯厚愛，晚生焉敢推辭，但老母在堂，未曾請命。晚生自幼又發一個痴想，不弟春闈，誓不聘娶。況因先君早喪，家業飄零，雖有睹巢之思，實無白璧之聘，今以王老年伯，高門鼎族，何患無乘龍佳客，而必以某之學疏纔淺，孑然瑣尾之士哉？」玄卿道：「既係是年家，又是太常公門第，也不為辱沒了兄。況聞春間被獄，若非王老先生出書解救，吾兄豈能安然無事？今以好意聯姻，故作客談推卻，且下梅翁起服北上，不惟魏公待以腹心，又與裴司馬橋梓至厚，吾恐拂逆其意，禍不遠矣。」錢生道：「詩不云乎：『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』今王老年伯，國之大臣，豈不欲令人克全倫禮，而忍以威勢劫之哉？」玄卿見生不允，又見范公默默無言，遂勃然變色而別。錢生退入書館，低首自思：友梅不知下落，珠娘姻事難成，欲歸無顏見母，欲留又恐梅川尋事加害。左思右想，悶悶不悅。忽見紅蕖走至，以片紙付生道：「小姐所命也。」錢生接來一看，不覺變愁為喜。

要知范小姐紙上寫的是何言語，下回便見。